



巨人

巨人

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编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六〇年·西安

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描写人民公社生活风貌的小说、散文集子。人民公社这个在亚洲东部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，正越来越强烈地发出它的热力和灿烂的光辉。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公社一年来所取得的惊人成就，和它所具有的无限的生命力；歌颂了广大农民冲天的干劲和英雄气概。王汝石同志笔下的党委书记陆蛟，贺抒玉同志笔下的杨淑清等艺术形象，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西安北大街109号）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04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·5印张·插页2·82,368字

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 定价：（5）三角九分

统一书号：10147·152

目 次

严重的时刻.....	王汶石 (1)
永生.....	贺抒玉 (28)
新嫂子.....	田秉毅 (44)
巨人.....	魏鋼铎 (53)
人民公社的一面紅旗.....	郑伯奇 (69)
家.....	力 耘 (85)
公社一年.....	陈松影 (100)
桔源見聞.....	侯雁北 (119)
龙王庙的秋天.....	杜 为 (129)
张秋香和薛俊秀.....	贺 虹 (135)
沙漠中的火炬.....	吳 鋼 (149)

严重的时刻

王汶石

一場强大的冰雹过后，罗村管区东片十二个村庄，一时陷入悲愤的深渊。

这场冰雹，酝酿的日子长，来得猛，地面大。入夏以来，五十多天，地上没见过芝麻大的一滴雨，天空也没见过鸡毛宽的一片云，地面上的温度，高到摄氏四十几度；天上降火，人们的头上背上烤起了泡，渭河两岸的树木，见风就落一层枯叶。可是田里的秋庄稼，却依然葱绿活泼，不象受旱的样子，这全是靠了公社党委和全体社员的辛苦得来的。四十天来，人们开渠、掘井、推水车、挑河水，象一支庞大无比的全民消防队，从燎原的天火里，救出了全部秋庄稼，使它比往年长得还要好。人们流的汗水，也足以把这些秋田救活。到了七月中旬，天空忽然不对劲了。时不时有些形迹可疑的黑云，慌慌张张，从头上掠过；每到傍晚，四面八方，都有闪电，在黑蓝的天幕上默默地连续地飞腾。七月二十二日，闷热到极点。早晨，天空依旧蓝洁如洗，玉米棉

花依旧欢欣地細語輕搖。十点鐘左右，天色忽然变了，先是昏黃，繼而晦暗，空气也忽然变得森凉。西北天空平地生出一片鉄青色的云，亿万道电光在云端疾走，交鋒，搏斗，激起一片震天动地的雷声，仿佛要把那座状似秦岭的青色的云山炸碎。云山瞬息万变，迅速地长高了，随着一阵西北风，迅速逼近罗村管理区的上空，在四十天抗旱斗争中最出色最勇敢的小伙子們，望着一場渴望已久的大雨，不禁对天欢呼；而那些跟老天打过几十年交道，沉着而有經驗的老农，則揚起头来，向逼近头顶的黑云投去极不信任的目光。時間不容許人們多想，一陣狂风奔来，雷电接着从头顶擲下。頃刻間，一場可怕的冰雹傾泻下来。人們惊呼奔跑，躲入安全的地方。冰雹繼續了两个小时之久，其間，有十多分鐘，落地的冰雹大如小儿拳头，其中一顆，有排球一般大，落在小李村，打穿飼养室的房頂，掉在蓄水的石槽里。冰雹过后，稀疏的雷雨未停，人們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，顿时惊得目瞪口呆，象久住大森林的人，忽然被抛到陌生的戈壁滩似的，面对着眼前景象，簡直不明白自己身在何方。

密密的玉蜀黍林消失了，墨綠的棉田消失了，天空不見蒼鷹飞旋，树头不聞燕雀鳴叫，田野里，也瞧不見野兔奔跑了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，一瞬間，仿佛全从地

面消失了。田野变得开阔而荒漠，村庄上空也豁然敞亮起来。光秃秃的树枝，带着残断的杈桠，笔直地伸向天空，大地脱去浓艳的绿袍，换了一副坚硬的银灰色甲冑。

在罗村村西，有一群人坐在泥泞的河岸上，脸上没有表情，眼睛黯然无光，谁也不说话，象一群泥塑的人象，凝神俯视着波涛滚滚浩渺无涯的渭河。他们是队长派来守护河岸负责救生的。

这群人的首领，一个四十多岁，黑瘦结实得象钢筋一般的农民，打破沉默，问身边一个青年：“陆书记是几号离开咱这儿的？”

“三十号。七叔！”

“明天，刚好满十天了！”七叔沉着地说。

“他走时说，过半个月他还来，全公社在咱这儿开抗旱保秋现场会呢！”青年说着，叹了口气。大家又沉默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人说道：“听说陆书记住医院了。”

“谁说？”七叔说道，“陆书记在塬上。”

“听说塬上旱得厉害。”另一个说。

七叔沉默了片刻，又说道：“你们要知道，咱们沿河这几个管区，是全公社的粮仓棉花库；陆书记顶不放心的就是塬上头。”……

人們心情沉重地東一句，西一句，有一句，沒一句地說着，沉默着。目光始終不離開洶湧的河浪，只怕錯過任何一個救人的機會。

一片低垂猙獰的黑雲，一直在渭河上空盤旋。這空中強盜，彷彿變成了渭河的主人，對渭河揮舞着可怕的无情的雷鞭；渭河象一头脫韁的蠻牛，挾着擄獲來的橡櫟、大樹、死豬、爛瓜、破衣，騾驢的吼叫着向東沖馳。

“注意！”人群中有人發出警告。

其他人立即向西眺望。遠遠地，在河水轉彎處，出現了一個黑點。那黑點在浩渺的水面上，一起一伏，忽隱忽現；它好象停在那兒，不會向前移動。過一会儿，當它重新出現的時候，它的位置便移近一些，體積也增大了。從雲端迸發出來的電光，象一把長刀，連續劈斬着河水，彷彿要把那個黑色的漂泊物，擊入河底去。然而，它始終不會擊中。

救生的責任感，激起了崖岸上的人群，人們意志振奮，精神緊張起來。

他們有的拿起身邊的繩索和長竿站立起來，有的解開衣服的鈕扣，脫去鞋襪，準備縱身入水。

一陣炸雷在河邊傳開，河上好像點着了火。陣雷間歇的當兒，黑點不見了。大家緊張地搜索着河面，約摸

十几分鐘过去了，黑点还是没有下落。

人們放弃了寻找的希望，又随意走动著，脸色十分阴沉。

罗七叔一面側著耳朵傾听，一面說道：“听見沒有？”

河里，隱隱傳來一縷有节奏的水手們跟波浪搏斗的声音。那声音，仿佛深在河底，透过喧囂的波浪，傳到岸上来。岸上的人們，个个眼里露出了惊奇的光彩，听着那奇妙的声音，用銳利的目光，搜检着每一个波浪。

一会儿，在黑云与水浪的啣接处，出現了一面小紅旗。

“嗨，来了，来了……”許多人望着那上下浮蕩的紅旗，对着波涛万頃的河水呼喊起来。

一只巨大輕捷的木筏上，筏首插一杆大紅旗，旗上綉着“秦渭公社抗旱保秋指揮部”几个大字，箭一般地乘着騰跃的波浪，顛簸着順流疾下。筏上載着十多个皮肤焦黑、态度从容、目光明銳、把老天全不放在心上的汉子。他們的首領，头戴一頂顏色发黃的大草帽，脚登一双露出拇指的破布鞋，藍褲白褂，汗漬斑斑。他手执一根长篙，对一个留着小鬍鬚的老汉說道：“老赵，行嗎？”

“行！”老赵笑着說。他是这只筏上唯一的真正水

手，渭河上的老艄公。

“就應該象这个样子啊！”戴大草帽子的人說，
“在这里，我們全是你的部下，誰也得听你的指揮，你
只管发命令就是。”

老赵意味深长地笑着，眼睛一直不离开前方的流水。

“留神了！”老赵发出警告。拿篙的人全都作着预备战斗的姿态。

狂风挟着一个大浪从左舷冲来，把木筏高高举起，
仿佛举到了云端，从筏上俯視河面，木筏好似离开了水面，在空中飞行。一霎間，木筏又跌宕直下，被大浪抛
到离航綫很远的地方。浪花泼溅在人們的身上，从椽縫
間流下去，木筏又露出水面，一沉一浮地搖盪着。

老赵接連发出简单的命令，十个人象一个人似的把
长篙插进波浪里，跟着老赵，象真正的船夫一般，唱着号
子，灵活而又頑强地把木筏重新推上航綫，他們的首領，
最沉着最机敏，高大的身体灵巧而有彈性。老赵用行家
的銳利的目光偷眼看他，不禁想道：“有这样的水手，
这本筏，也敢下海呢。”

“前面就是罗村！”旁边的人报告說。

戴大草帽子的人，直立在筏首，把草帽轻轻掀到脑
后，向河岸上望去，他只能望見崖岸的边沿，和岸边的

村庄，村庄的树木，象冬天似的光裸着树枝，他那一双羽毛似的黑眉，渐渐聚拢到一起。

“靠岸！”他挥着手说。

木筏尚未泊定，他就第一个跳下去，涉过一段浅水，爬上崖岸。罗村崖岸上那一帮准备救生的人，早已跑到这里，在岸边等候着了。他们看见这头一个攀崖坡的人，先是一阵惊讶，接着，一齐围拢上来，象受尽凌辱忽然遇见亲人的孩子似的，一个个心情沉重地呼唤道：

“啊！陆书记！了不得啊！……”

陆书记名叫陆蛟，陆家堡贫农陆老四的儿子。当年在武工队当指导员的时候，他就常在这一带活动，曾经单枪匹马，被追捕他的保警队队长罗拐儿余入渭河里去，这一带没人不知道他的。这几年来，他一直是县委副书记。去年全县合并成一个公社，不久又实行併县，省委上调他，他写了一份申请，才又留下来作公社党委书记。他做事有预见又很果断。前些日子，旱象出现以后，他一面上塬指挥抗旱，一面就叫船工合作社做了几只大木筏，指派船工里的党员老赵亲自掌握着。今天上午，他刚从塬上下来，就接到气象站的报告，说罗村一带有很大的冰雹，他连衣服也没顾上换，就穿着在抗旱中弄得汗渍斑斑的衣裤，带了十个党员干部，乘着洪水齐天的渭河，顺流急下四十多里，到这里来救灾。公社

党委的秘书同志劝他弄清灾情再动身。他答道：“到現場去反而弄不清楚么？”秘书同志說：“一时弄不清需要什么物資和救济。”他說：“这好办，让粮食科长，农工科长，統計科长，和有關部門黨員負責同志，跟我一道儿去好了！”……

現在，在他面前的，全是他的熟人。他深知他們每个人的经历、个性、和家庭生活。这帮人，斗地主，分田地，当兵打仗，在大跃进中移山填海，全是硬汉子。無論那一个，即便从山崖上跌下来折断手脚，也不会哼一声。他知道任凭什么語言，也安慰不了这些脾气刚强，遭了大劫的社員們。

“不得了呵，陸書記！……全完了……”

“陸書記……你前几天还来看过我們，……我們还和你打过賭……那时，我們的庄稼多壮啊……”

“陸書記啊……啊！……”

他們之中竟有人嗚嗚咽咽，边泣边訴，把劫后的原野，变得更加灰暗和荒凉。

陸書記除去头上的大草帽，默默地望着冰水复盖的灰色田野，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他那紫銅色的臉膛上，漸漸蒙上一层悲戚的顏色，他的心头，仿佛有一汪熱泪向上升湧。他說不出話来。他也想哭。……

他默默无言地望着藍色的秦岭，褐色的高塬，荒凉

的田野，寂靜的村庄。几头小牛在毀坏了的玉米田里吃草；几株鑽天楊，失去枝叶，变成了电线杆；一个行路人推着自行車，左望右瞧，嘴里不住惊叹道：“呀呀，啊呀呀！……”

時間不知过了多久。最后，他揚起头来，用一双傲然的眼睛，漫不經心地向荒漠的天地扫視一眼，說道：

“夠了，朋友們！沒有你們的眼泪，地上已經夠湿了。”

他的胸中发出憤怒的雷似的声音：

“太阳還沒离开北方，夏天還沒过去，树上还会长出新叶，燕雀还会孵出小鳥，地上也会重新长出青草和庄稼。旱啊，虫啊，冰雹啊，才不过三个回合，还远不是認輸的时候！”

說完这話，他又向他的随行人員吩咐了應該着手做的工作，便大踏步向管区委员会所在地罗村走去了。

岸上的人群，目送着他的背影。眼明心快的罗老七，脸色阴郁地說：“他没带帐篷！”

其他人听了也都忧郁起来。原来，陆蛟这人，做起事来决心大。从五七年冬天大跃进开始，他就从兵役局給自己弄了一頂漂亮的綠色帐篷，一部軍用电话机。全县群众都知道，陸書記的帐篷在哪里，哪里就是“重点”，不超額完成任务是不行的。因为这个緣故，河岸上这帮

人，看到陸書記沒帶帳篷來，怕公社的抗災保秋領導集團和陸書記不會在這裡駐留，便都鬧起情緒來了。

……陸書記熟悉羅村的所有出入口，熟悉全村每一處牆豁，他穿過一家社員的三道門院，從最近的地方走到管區辦公室，那家社員還不會發覺。

管區委員會寂靜異常，院心泥濘，樹葉狼藉，靠牆根的冰雹尚未消去，房檐上雨水還在緩慢地往下滴。

陸蛟順手掀起第一個房間的小門帘，只見管區的文书，伏在桌邊，用下巴和肩頭夾着電話的听筒，听取災情報告，一邊作記錄。陸蛟在他的身邊坐下來，直到他挂起電話，才彎下腰去湊近望了他一會兒，伸出手去在他的肘上輕輕碰了一碰。文书這才慢慢抬起頭來，皺着眉頭，抬起疲憊的眼睛，瞪着陸蛟，一瞬間，他的眼睛睜得很大，忽然叫喊道：

“陸書記，是你啊！”

“對，是我！”陸蛟說。

文书困惱地說：“我正打算給公社寫報告，不知該怎么写。只有一句話，全完了，怎么写呢？”

“以後再寫也行，現在得干點有用的事。”陸蛟說，
“別的人呢？”

“冰雹一停，羅主任就派他們下到各村去了。”

這時，進來個人，這人五十來歲，上唇蓄一撮黃棕

色的小鬍子。他對陸蛟說：“老远老远，我就認出来是你！”

“哦！是你呀，罗师。”陸蛟說着伸出手去。这罗师当过三十年廚子，是当年罗村农会的第一个活跃人物。現在領導着社員的公共食堂。

“我想到你会来，可沒料到这么早。”罗师握着老朋友的手說。

陸蛟問：“食堂停办了么？”

“沒停，食堂很巩固！”罗师說，“全村只有六戶沒参加。”

“怎么靜悄悄的，也聞不到一点煙火味？”陸蛟指着南边的院子。南院就是食堂。罗师悵然望着陸蛟，向陸蛟訴說：从早晨到現在，全村人誰也想不到吃飯。

陸蛟沉吟道：“这么严重嗎？”

罗师說：“你也看到了：胳膊粗的树股也被砸断了。”

“我說的是人的心情。”陸蛟說：“人的心情跟灾情一样严重，唔？”

罗师說：“誰也沒经过这样恶的冰雹啊！”

陸蛟沉思半晌，抬起头来斜了罗师一眼，溫和地責問道：“罗师，你这个老家伙，罗村的老革命；怎么不想法子让大家照常吃飯？”

罗师难为情地望着陆蛟。

陆蛟接着摆摆手說：“好了，罗师，快去领导你的部下升火造飯，要越快越好。”

罗师叹了口气答道：“誰有心腸吃飯哪，陆書記！人不在乎一頓飯，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哪！”

“一定要吸引所有的人都来吃飯，要吃得舒暢，象庆祝宴会一样，要做到沒有一个人愁眉苦脸。”陆蛟望望文书，又望望老罗，揮着手臂，严肃地补充解釋道：“問題不在一頓飯，一天不吃，人还不至于餓死。問題是要从各方面，要从各个角落，把晦气冲开，把畏惧心理打掉，把悲觀情緒扫出去，这是給你的一项政治任务。懂嗎，老罗？”

罗师点点头說：“明白了，陆書記！”他是个急性子人，說着就要走出去。

陆蛟又叮嚀道：“听着，罗师！要讓你那些煽火的、擰麵的、切菜的、掌杓的，把风箱儿、擰杖儿、案板儿、鉄勺儿，敲打得响亮些，快活些，熱鬧些！懂了嗎？”

“懂了！”

“你們平时开飯，什么声音为号？”

“打鐘为号。”

“今天开飯敲鑼，連敲帶唱。叫罗老九干这事，他

懂得这一門艺术。明白嗎？”

“明白了！”罗师高兴地回答。文书在一旁听着也兴奋起来。

罗师走后，文书說：“我去找主任来。”

“他上哪儿去了”

“他在家。”

“怎么？他在家！”陆蛟先有了三分不高兴。

“冰雹沒停，他就召开电话会布置了抗灾工作，随后又把干部都打发下去。末了，他对我說：你不要离开电话机。我得去好好想一想。一年的心血，五千人半年的劳苦，一万多人的生活，只不过兩小时，就烟消云散，顆粒不存了……。我，头大得很，得好好想一想，该怎么办。……你不要离开。”

“那你就不要离开，这里有事要你干。”陆蛟滿意地說，“你这儿是全管区的心脏。”

文书注意听着。

“你得想法子，把你們这儿的空气换换。让这颗心脏正常跳动。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把共青团員們也找来，让他们想想，看能搞点什么鼓干劲的活动。”陆蛟斜靠在窗台上，望着窗外，繼續說道：“让他们去煽风点火，风头要猛，火头要大，